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2017 · 下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二十一辑

现象学与天道



上海译文出版社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类）

2017·下

中国 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二十一辑
现象学与天道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十一辑,现象学与天道/
倪梁康等编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327-7649-8

I. ①中… II. ①倪… III. ①哲学—研究—丛刊②现象学—研究—丛刊③天道—研究 IV. ①B=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489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二十一辑) 现象学与天道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649-8/B·441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727956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 编

常务编委 倪梁康 本辑执行编委 张祥龙 张 伟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春文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丁 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方向红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关子尹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靳希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

柯小刚

同济大学哲学系

李章印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梁家荣

同济大学哲学系

刘国英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倪梁康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庞学铨

浙江大学哲学系

孙周兴

同济大学哲学系

王庆节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吴增定

北京大学哲学系

熊 林

四川大学哲学系

杨大春

浙江大学哲学系

张灿辉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张庆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张廷国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张 伟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张祥龙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张 旭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再林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张志扬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朱 刚

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目 录

【现象学与天道】

时晕与几微

——现象学时间与《周易》象数时间的原结构

比较 张祥龙(3)

气化、吊诡与自由:《周易·系辞传》尚象制器章

读解 柯小刚(32)

回到“贞”的现象学经验 方向红(41)

《周易》“天尊地卑”说探赜

——朝向一种现象学的解释 李俊(55)

“现”象与道体 杨婉仪(84)

胡塞尔现象学的视域概念

——兼论对老子之道认识的启发 邢乃华(99)

论海德格尔的“最后的上帝”及其与佛教思想的

契合 梁宝珊(117)

意义的意向性构成与性的日生日成

——试论胡塞尔与王船山思想之间的一种

同构性 赵 炎(140)

【现象学原典】

[当代德国现象学]遗稿附录 马克斯·舍勒(181)

亚里士多德的此在与为真

——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的诠释

..... 马丁·海德格尔(189)

现象学的世界观意义(1930/1931)

..... 埃迪特·施泰因(223)

【现象学研究】

以哲学的眼光看数学基础的现代发展(* 1961/?)

..... 库尔特·哥德尔(253)

认识与思义(一个生命的回顾) 赫尔曼·外尔(262)

世界-图像: 边界现象学的要素

..... 汉斯·莱纳·塞普(285)

胡塞尔关于感受之意向性理论 梁家荣(302)

胡塞尔与萨特论意识的自身性 赵 猛(323)

【硕士/博士论文精要】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主体性悖论 张俊国(345)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中的他人问题

——以爱德华·哈特曼与亚瑟·叔本华为例

..... 张晋一(368)

【资料】

2016 年中国现象学研究论文与著作统计

..... 胡文迪整理(387)

编后记 (438)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征稿启事 (442)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参考文献的格式规范 (444)

(本辑助理编辑：李志璋、宋文良、俞雪莲、段喜乐)

现象学与天道

时 晕 与 几 微

——现象学时间与《周易》象数 时间的原结构比较

张祥龙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以内时间意识之流为自己全部学说的源头,而这种时流的现象如声音旋律以时晕为其发生结构。实际上,如果不从时晕出发,时间流的学说是无法透彻理解的。华夏《易》学为了具备在时间中旅行或“彰往而来”(《周易·系辞下》)的能力,诉诸爻卦之象以及对它们所做的语言解释之辞。《易传》或十翼阐发的重心就是这种象辞的特点及其关系,汉及三国的《易》学为了更细密地追寻此关系,集中于卦变及其时间含义的传承和发掘。它们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象辞关系只能是发生式的,而非静态对位的,而使这种发生性关联可能的要害在于找到它们的内在时- (空)-间结构。为此,卦变及其阴阳时间的赋意就是必要

的,而使它们摆脱现成性而具有原发生性的要害就在于找到其“几微”所在。这种几微与现象学讲的“时晕”之间,出现了某种家族相似。本文拟探讨两边各自的含义,特别是《易》化时晕或几微的象数及卦气体现,由此而显示它们的关系,一种虽然跨越两千年和两个文明但仍然微妙有趣的关系。

一、时晕的现象学含义

现象学时间观的起源在于发现了时晕(Zeithof)^①结构,即由滞留(保持)和前摄(预持)交融成的时间晕,并因它的特性而有内在的时间流;当然也可反过来说,正因为意识的本性是时间流,它知觉时间对象时就必以时晕的而非点串的方式来进行。胡塞尔开创的现代现象学可称为意识现象学,因为他像东方的唯识论者一样,相信广义的意识体验是所有意义生成和哲理思考的不二起点和底色。他主张这种意识体验一定是以先验主体性为终极的,不管是收敛极还是单子极,因此意识不必局限于单个的主体里边,可以有甚至首先有主体间的意识生活。而唯识宗则否认意识的终极是主体性,认为那只是意识对自身的执着而已。

胡塞尔发现意识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即意向化的体验

①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8、212页。对于胡塞尔,每一个被感知着的时间点(如被听到的旋律中的一点)都是一个时间晕,比如他讲“现在点重又具有一个时间晕”、“时间晕的连续统”(第68页)、“时间晕也有一个将来”(第212页);但他也认为,构成这时间晕的滞留(保持)和前摄(预持)各自——当然它们没有任何实质的“各自”——也是晕:“每个感知都有其滞留的和前摄的晕。即便是感知的变异也必须——以变异了的方式——含有这种双重的晕”(第140页)。

和内感知的体验。^①意向化的或意向性的体验从表面看是一种对象化体验,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由于意向体验不是完全现成的或不限于实显映射面的,所以可以说在原本的意义上是非现成的,^②这种“关于某物的意识”就总是以视域交织的内在方式进行着或被构成着的,不可能是充分对象化^③的,必同时产生出“盈余”意识,因此它实际上离不开内感知体验,也就是伴随它的自身意识或随附意识。胡塞尔一开始还沿袭传统西方哲学的路数,以为这种自身意识一定是反思型的或内对象化的,也就是以正在进行的意向意识为对象的高层意识,但后来,尤其是追究了时间意识之后,才明了如果随附意识是对象式地运作的话,必陷于无穷后退而无止境,导致整个说明的落空,又加上他越来越领会到视域对于理解意识活动的关键地位,于是明察到自身意识的非对象化的纯构造性。^④这一转变和明察为后来所有的重要现象学家接受并光大之。

可见,意识的这两个含义——意向体验和自身体验——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意识”(Bewußtsein)条目。

② 张祥龙论文:《什么是现象学》,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第1—10页。那里对现象学首先是对可能性而非现成性的经验,有多角度的展示。

③ 实际上,“意向对象”或“意向相关项”(noema)已经不同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对象(Objekt),因为它超出了实显面(Abschattung,从某个角度“看”到的映射面),是过去的经验积淀和未来的可能经验的交织。所以严格说来,胡塞尔揭示的“意向对象”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非现成的。后来,早期的海德格尔也曾在这种构成的意义上使用“对象”(Gegenstand),将它与现成对象化的“客体”(Objekt,现成对象)区别开来。本文乃至本文作者其他作品中的“非对象化”表达中的“对象”的确切含义,应该在其现成化的意义上也就是当作“Objekt”来把握。

④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内意识”条目。

都以意识活动的视域性为前提。“视域”(Horizont)在胡塞尔和后来的现象学运动中,意味着任何意识活动或意向行为必须预设和寄生于其中的发生背景场或非对象化的意义构成空间。而这种意识视域的最纯粹、完整和终极的样式,在胡塞尔学说中就是内时间意识。历史上也不乏认意识的根极在于时间的思想者,因为纯意识似乎只在我们的内心中,而纯内心活动好像与空间无本质关联,而只与时间或不如说是内时间相关。但按胡塞尔的看法,在他之前只有威廉·詹姆士发现了内在时间的视域性结构,即在开创其“意识流”学说时揭示了时间意识的视域性或边缘域(fringe, halo)性,而他则将这种视域性深化为他的意向性和时间意识学说中的灵魂,尽量摆脱詹姆士那里还有的心理学的主观色彩。但是,“视域”本身就有很强的空间性,当然是非对象化的构造式空间。所以倪梁康写道:

“时间视域”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各种时间性当下化(再-回忆和先-回忆)的权能性之活动空间。这种权能性在“内时间意识”或“生动当下”的被动的和连续的原综合中通过连续的滞留性(以及与此相应的前摄性)蕴含构造起自身。^①

所谓“权能性之活动空间”指隐蔽的、非对象化的应机变现能力,当然也是使回忆和预期等“当下化”活动可能的意识空间。相比于反映论的认识或符合论的真理,它是更高或更深维度的随机实现的能力,用现在人工智能的时髦话说就是“深度学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时间视域”条目。

习”及其所隐含的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不必依循线性通道来因果式地概括和推导,而是凭借高维度的互联优势走时机化的最佳捷径。它是主动与被动(或自动)的结合,也就是说,它的主动实现以被动综合为前提,并会导致新的被动综合,因此这种“能行空间”又是以滞留及前摄交融形成的时晕和时流为根的。在这里,意识的原时与原空已经互补相须了。

时晕就是此原初视域,是内时间的底蕴和源头。胡塞尔在其时间观形成的前期,还认构成此时晕的滞留和前摄是对原印象的保持和预持,但起码从《贝尔瑙手稿》(1917—1918)^①起,他已经知道原印象只是非对象化的滞留和前摄的界线(区别点),而不是它们注定要抬的轿子。其实,从一开始,他既然将滞留和前摄说得那么原发,不是布伦塔诺讲的“[对感知内容的]原初想象”^②,并由这想象附加给意识以时间感,而是对时间现象的原初感知和构成,那么它们就只能是而非对象化的和随机原发参与的。看来,它们既不是或不仅是对原印象的保持和预持,好像它们是一个预设了其他行为和存在者的次级行为,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被触发的缘创造,即在保持和预持中对原印象的原构造。所以,它们只能是原构造晕,由它们的交织——这是晕的另一种体现——构造出的最“基本”时间单位也只能是时晕而非时点,而这时晕也就不可能不保持住以往的时晕,并引出后续的时晕,即保持住还没有现成化的时晕。由此,时晕就必牵拉出时流,因这原

① 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1917—1918)》,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参见其中的“编者引论”第三部分,特别是第24页。

②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第48页。

融和再融着的关联结构而构造出原意义(意义可能态)、意义的意义,以及权能性的自由空间,使得回忆和想象可能。它不必预设主体性,而主体性没有它就会失源而抽缩为逻辑设定。它是意义包括存在意义的源头,掩盖住它则意义就失身为意义的对象或客体。

什么是“晕”的确切含义呢?简言之,即朝向意义和存在的源-缘构造方式。我们知道,使用“晕”(Hof, halo, fringe等)或“视域”而不是“印象”“观念”“刺激”“实体”等话语来表达最根本的构造,与威廉·詹姆士有很深的关系。他在《心理学原理》(1890)的《思想流》一章里对它做了详审精妙的阐发。比如,他将我们的思想流分为“实体部分”和“过渡部分”,后者是思想“飞翔”着的地方,^①正是晕之所在^②。思想的根本既然是“流”而不是“串”或“系列”,那么它自然是以平日人们注意不到的过渡部分或晕结构为基底了。但我们反思式的内省却抓不到它。“要内省这些过渡部分是多么困难……事实上等于捏住正在旋转的陀螺,想捉到它的运动,或是等于想快快开亮煤气灯,看黑暗的样子。”^③但这过渡部分或“趋势之觉”却是真正存在着的并先于实体部分的思想。“设想我们追忆一个忘了的姓。……我们意识里有个缺口,但却不只是缺口。

①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91页。此书的英文全本是:William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authorized edi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890)/1950/2016。《思想流》一章属于此英文本的第9章。此外,此书第15章《对时间的知觉》和第16章《记忆》,都与本文论题有关。

② 其实“实体部分”又何尝不是晕的某种体现呢?只是它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具有自身实体性的东西而遮掩了它的晕来源。“过渡部分”则更鲜明地展示出晕的特征。

③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第92页。

这缺口是个极端活动的缺口。这缺口里好像有[那]个姓的魂魄,指挥我们朝某方向去……假如想起来的姓是错的,这个非常特别的缺口就立刻排斥它,因为这些姓与这个缺口的模型不相配。两个缺口,只作为缺口讲,当然好像都是空无所有;可是这一个字的缺口跟另一个字的缺口,我们觉得不相似。”^①这样的生动例子还有许多,它们相互映衬,实在是西方思想和哲理中去蔽显真的禅机功夫,是启发胡塞尔时间观和帮助无数哲学家摆脱实体化传统的点悟之作。“心理学家[当然还有哲学家]硬要忽视的,正是这种自由的意识流。心上的确定意象,个个都是在这种在它四围流动的自由水里浸渍着,濡染着。我们对于这个意象的近的远的关系,关于这意象来处的余觉(dying echo),关于它的去处的初感(dawning sense),都与这个自由的水连带着。这个意象的意义和价值整个都在这环绕护卫它的圆光[halo]或淡影[penumbra]里头——或许应该说,那光影与这意象融合为一而变成它的精髓。”^②这里讲的“自由水”“圆光”“淡影”就是我们所谓的“晕”;“余觉”和“初感”就是胡塞尔所谓的“留滞”和“前摄”的先声;而“自由的意识流”就是“内时间意识流”的浅显表达。

总之,“晕”就意味着非实体、非现成但又原生发的结构;而“时晕”则是晕思维在现象学时间观中的表达。时晕的基本特性是:(1)非现成的盈余性。你无法用物理时刻来完全精准地规定时晕在哪里,它总溢出既成状态而有盈余。或者说,它就是这盈余。但时晕也不是浑浑噩噩、随意而定,而是有其

① 詹姆士,《心理学原理(选译)》,第98页。

② 詹姆士,前引文献,第102—103页。

出生地、方向、次序和“魂魄”，也就是其内在生命，就如同詹姆士讲的记忆“缺口”一样；（2）与主体有关，但不必主体化，也就是不必认定它只能归属于一个更高级的主体性或收敛极。就此而言，时晕也不完全等同于视域，后者似乎还有（当然不是必然有）少许主体化的意味。动物比如猩猩、海豚甚至狗和鸟的意识中应该也有时晕，但它在人的意识流中达到了最长蓬勃的形态；（3）原发生性。时晕不只是关系、过程、绵延、缘分或流变，而是源头处的生成和缘起，前面那些只是它的次级展现而已；（4）元构意性和趋势性。它生成的首先是非对象化和非观念化的含义、势态、道端^①、存在和时机，就像詹姆士书中一再例证的那样；（5）时晕由互补对立的区别因子即滞留/前摄（保持/预持；Retention/Protention）的交融互持所构成，不需要更高级或更低一级的存在预设。这是造就前四个性状的关键特性。

二、朝向几微的象数

1. 毕达哥拉斯之数

相比古代其他哲学传统中思想凭之立身的“象”“数”，只有华夏的“《易》象数”本身是有时间含义的。西方科学和哲学依凭的象数——数字关系和几何之象——在颇大程度上来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的本原即是万物的开始。因为在所有的本原中，数在本性上是居于首位的，在他们看来，同火、土、水相比，数和那些存在着的東西以及生成着的

^① 让道路、道理、道义可能的开道之发端、起势。